

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及其时代价值

——从《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过时论”谈起

王玉坤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探寻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具体路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理论旨趣,更是关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现实议题。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理解的偏差,一些人产生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差异化认识,甚至不乏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误读和曲解。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将革命的彻底性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全过程:阐明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应当坚持的政党组织形式,揭示了遵循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暴力革命形式的重要性,以及论证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当实行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准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不仅有助于廓清认识误区、坚定理想信念,同时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5.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5-0018-08

《共产党宣言》(下称《宣言》)自问世以来,就面临着资产阶级的打压和各色错误思潮的攻击。然而,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纲领,《宣言》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以其强大的号召力一直引导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对经典文献的误读,一些人开始鼓吹暴力革命“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这些错误观点往往都是从质疑《宣言》的科学性开始的。对此,理论界已经围绕《宣言》的当代价值^[1]、所有制形式^[2]等问题作出有力批驳。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相关文本的系统解读,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具体阐释。本文拟从文本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探讨

《宣言》的革命原则,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宣言》暴力革命“过时论”的三个论据及其理解

《宣言》的总体内容包括七篇序言和正文,这七篇序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和现实需要对《宣言》所作的说明。然而,由于对序言的误读,不少人认为序言是对《宣言》的修改,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其已经完全过时了。还有人断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在于争取普选权。后者又

收稿日期:2024-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BKS041)

作者简介:王玉坤(1996—),男,河南省周口市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往往以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下称《导言》)中对争取普选权的肯定和1886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撰写的“美国版附录”为论据,借以否定《宣言》的暴力革命主张。因此,科学系统地说明这些文本的具体内容,澄清各种错误认识,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任务。

1.《宣言》序言中的“过时论”论据及其理解

总体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撰写的七篇序言中,有多处关于《宣言》“过时”的表述,这些论述一度被人作为炮制《宣言》“过时论”的论据。

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6}，“这个纲领”即指《宣言》。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引用了此处的“过时”表述。结合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这里的“过时”,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随着大工业生产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更加完备,《宣言》的具体革命举措,如“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成立产业军”等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5}。其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表明,工人阶级简单掌握国家机器并不能实现自身解放,至于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国家机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清晰论述。在该书中,马克思明确告诫工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4]173-174}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张工人阶级放弃国家机器,相反,他们主张将“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4]156}。可见,那种以此为“论据”,认为恩格

斯在序言中更改并修正《宣言》的基本原则,进而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主张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同样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但“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3]6}。结合文本不难发现,这里的所谓“过时”,指的是对反对党派的批判,而不是基本原则。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宣言》所针对的反对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3]6},随着批判对象的消失,当时的批判理论也将作为历史文献而“过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具体体现。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反对党派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各种新的冒牌社会主义文献却不断涌现。因此,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引用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可以说,采取发展的眼光回应和批判社会上新出现的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是恩格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那种据此炮制《宣言》暴力革命“过时论”的做法,完全是对恩格斯的误读和曲解。

2.1886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的“过时论”论据及其理解

对《宣言》暴力革命原则误读和否定的另一种手法是断章取义地拼凑和改装经典文本,借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是坚持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原则的,而到了1886年,恩格斯则放弃了共产主义理论,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恩格斯在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美国版附录”。

在“美国版附录”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

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5]370}这段表述一度被作为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的“可靠论据”,如果忽视了这段表述,“就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其不仅否定了《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而且否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否定了“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持“过时论”者认为,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原则和战略来理解和认识,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个别国家的道路,而民主的、渐进的和改良的社会改造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6],其言下之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已经过时。有人甚至扬言恩格斯对《宣言》进行了反思与修改,《宣言》的暴力已经不起作用,以及恩格斯用普选权代替暴力革命等,并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7],等等。这些观点是对恩格斯思想的严重误读,是断章取义的结果,其危害极大。

其实,结合文本不难发现,恩格斯这段表述所涉及的具体对象,是指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谓“抽象意义上的正确”,是指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这种共产主义在“实践中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应该如何理解。其实,恩格斯在附录中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在他看来,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还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5]365},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痕迹。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旦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就会被资产阶级联合绞杀,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就无法获得解放。这表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强调把“连同资本家在

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5]370}是不成熟的,这种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害的。恰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种站在超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5]371}。可见,“民主社会主义”论者标榜的恩格斯否定共产主义学说的论据,恰恰是恩格斯本人所反对的超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8]。这同时证明,恩格斯非但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这是他坚持《宣言》中的科学原理,对不成熟时期的超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加以反思和发展的结果。

3. 1895年的《导言》中的“过时论”论据及其理解

恩格斯在《导言》中充分肯定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政治举措,对“1848年的斗争方法”进行了反思,并指出这种斗争方法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已经“过时”。有人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借以炮制暴力革命“过时论”。

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9]538}对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究竟是指什么方法?是否指《宣言》中的暴力革命?联系文本中恩格斯对这种“过时”的“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可以发现,恩格斯所说的“过时”,明显是指1848年起义过程中的“旧式的起义”“筑垒巷战”“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等具体斗争形式,并指出这些斗争形式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9]546}。换

言之,这里的所谓“过时”,仅仅是指作为具体斗争形式的“街垒战”,而非暴力革命的一般形式。而“街垒战”之所以“过时”,则是由于城市、武器、街道设施的发展表现出对军队明显有利,“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9]548}。这显然是恩格斯结合革命现实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肯定“街垒战”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将来的街垒战,一旦扭转了对起义者的不利局面,也能取得胜利^{[9]549}。以上论述无疑表明,“街垒战”是一种具体斗争形式,并不直接等同于暴力革命,否定“街垒战”的具体斗争形式,并不等于否定暴力革命。相反,在恩格斯看来,暴力革命具有多种形式,不同的斗争形式需要结合革命实际具体运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综上,那种借口恩格斯强调普选权的重要性就认为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恩格斯不但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反而始终强调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在1895年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放弃暴力行为决不能捞到一点好处,强调武装反抗不法行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权利^{[10]686}。可见,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不仅是《宣言》的核心思想,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否定暴力革命,攻击《宣言》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以民主斗争取代暴力革命,本质上是取消革命。议会民主制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形式,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改良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指出的,民主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11]78}。面对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暴力,无产阶级只有诉诸革命的暴力,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

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都紧紧围绕国家政权这一核心问题,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原则,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张彻底划清界限。

1. 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必须组织成为革命政党

面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自觉的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只有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彻底革命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228}。恩格斯指出,早在19世纪40年代,他和马克思就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0]578},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列宁同样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如果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12]，“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3]。列宁还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指出这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4]。可见,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政党,才能真正作为一个阶级自觉开展革命行动,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同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民主党有着根本区别。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3]44}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是因为无

产阶级政党实行彻底的革命行动,拥护极端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出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3]389}。因此,那种否认党的阶级性,鼓吹“超阶级的政党”“全民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阶级本质。

2. 暴力革命遵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运用的是有组织的暴力,因此,无产阶级一旦放弃暴力,就会遭到残酷镇压而导致革命失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叫作革命的社会主义,并将是否对资产阶级采取最彻底的暴力革命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同空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3]166}。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企图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只能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3]103}。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3]43}。他们还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5],是“革命的杠杆”^[16]。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11]20}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暴力革命,并将其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规律相联系。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归根结底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因此,那种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而单纯依靠议会道路合法斗争的主张,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企图在不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前提下,通过有限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私人办法来谋求自身的解放,这必然是要失败的^{[3]478}。可见,在无产阶级

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那种企图完全依靠和平的办法来夺取政权的主张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误读和曲解。

3.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之后,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因此,无产阶级政权除了完成“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17]。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革命任务的完成,而只是革命任务的开始。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之中,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无疑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上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此时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对此,马克思指出,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4]198},“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4]159}。这无疑表明,马克思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有着清晰认识,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失。列宁也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18],“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反而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19]。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承认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还认为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0]106}。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被抑

制着的战争的状态”^[20],他还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1]32}可见,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无法避免,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政权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 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原则

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因此,坚持革命的彻底性,是无产阶级革命同其他一切形式的革命的重大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革命原则,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其一,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包括经济革命的彻底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根源在于其低贱的经济地位,在于阶级之间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早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指出,不应当到小的社会弊病中去寻找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5]368},强调私有制是造成工人处境悲惨的根源。列宁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认为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悲惨处境的根源在于其低贱的经济地位^[21]。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52},“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45}。可见,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首先体现在所有制领域革命的彻底性上,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剥夺剥夺者,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其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包括政治革命的彻底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权。在1871年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强调革命不应该是国家政权的简单易手,“而应该把它打碎”,并强调这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

条件”^{[10]352}。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没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11]29},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11]26}。可见,只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其三,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包括革命范围的彻底性。在对待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4]179-180}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批判道,泛斯拉夫主义者“为了一个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3]402},强调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利益^{[3]450}。列宁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强调,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行动,才能带来民族的独立^[22]。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只有通过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联合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23]因此,科学概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既是从实践上进一步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 有助于廓清认识误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有助

于巩固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24]共产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25]³⁴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误读,涌现出不少质疑共产主义科学性的观点,他们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视为科学社会主义中空想的东西,试图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分离出去,抽离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企图否定共产主义科学性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26],“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25]³⁵。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25]³²⁶这无疑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高度统一的,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2. 有助于准确把握现实,推进伟大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5]²²²要想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27]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推进伟大斗争的重要理论依据。从现实来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上还存在对生产资料

的不同占有关系,还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推进伟大斗争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条。”^[28]

3. 有助于准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但却普遍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停留在自发的、松散的工人运动阶段,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之所以没有成功,也同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有关。现实地看,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在具体行动上普遍缺乏组织性。因此,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首先,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加强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交流合作,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接受科学理论的指导,通过革命的理论,开展革命的运动。其次,无产阶级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共同的目标愿景,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指归。再次,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通过彻底的革命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9]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

以取得重大成就,就在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因此,科学概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瑞琴.《共产党宣言》过时了吗[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0):44-49.
- [2] 余斌.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消除[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2):1-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奚广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第三阶段的思考[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1):33-38.
- [7] 胡德巧.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与完善[J].社会主义研究,2020(5):30-34.
- [8] 周新城.戳穿歪曲恩格斯的谎言:兼析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危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5):79-84,108.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8.
- [13] 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5.
-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1.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9.
- [17] 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 [18]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6.
- [19] 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24.
- [20] 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1.
- [21] 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 [22] 列宁.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6.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0.
-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6.
-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6.
- [2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9.
- [2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83.
- [2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2.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王玉坤.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及其时代价值:从《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过时论”谈起[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5):18-25.